

浦东这一个木匠很传奇

□陈连官

说浦东这一个木匠很传奇的原因，因为他是近代韩国华侨第一人。

他叫黄月亭，1854年出生于浙江。或是在那个风高月黑的晚上，他乘船随父亲来到了海潮起起落落的浦东高东镇盐仓村。

黄月亭一家定居下来了，那时的浦东，近代上海建筑界领军人物浦东人杨斯盛，已在1880年开设了上海第一家营造厂，并带出了一批营造实业家，浦东成了闻名上海滩的建筑之乡。不难想象，黄月亭肯定遵父命学了木匠手艺，并在此后成就了他一生的传奇。

1872年，18岁的黄月亭已经学到了一手木工手艺，不知是这一年的哪一天，黄月亭搭乘着海船随浦东人到南洋去打工淘金。

人生总是有很多的错失，命运也会有很多的转弯。在前往南洋的途中，黄月亭乘坐的船遇到了风暴，船随风浪漂流到了韩国的仁川港。路费带得不多的黄月亭便只好在仁川登陆，后来又辗转来到了汉城。

18世纪初，清政府多次颁布南洋渡海禁令，禁止中国人渡洋出海，在这个时候，到韩国发展的中国人很少。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便开始向外扩张。1875年，日本派遣云扬号军舰到韩国沿海测量航道，后与韩国军队发生冲突。次年，日本便以此为借口，用武力威胁强迫韩国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打开了韩国的大门。1882年，中韩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此后才有人得以前往韩国经商。1872就已来到汉城经商的黄月亭，成为近代第一位来到韩国的华侨。

这个木匠一身精湛的木工手艺，使他得以在韩国立足。他便在汉城开设了木工作坊，经过数年的艰辛，黄月亭的木工作坊生意越做越好，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便在韩国娶妻生子了。

1888年2月，黄月亭被朝鲜高宗皇帝应召入宫，担任要职，负责老皇宫景福宫的修复与新皇宫德寿宫的营造。由于黄月亭有功于皇宫的建造，受到高宗嘉奖并册封德寿宫旁小楼一座。黄月亭在朝宫内任职期间，与清政府驻朝大使袁世凯多有交往。由于黄月亭对国内水灾大力捐助，袁世凯还赠送了黄月亭“急公好义”的匾额，此匾现由黄月亭曾孙女黄静洁收藏。

有资料显示，黄月亭与高宗皇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黄月亭不仅有着一身精湛的木工手艺，而且还对丝竹之乐情有独钟，能拉一手好胡琴，吹一口好笛子。在修建王宫需要大量技术工人而重返浦东招募工人时，他特地挑选会丝竹乐的好手，在汉城组织起一支江南丝竹小乐队。黄月亭经常带着这些工人在工余时聚在一起演奏，高宗皇帝听到了中国丝竹乐后颇为喜欢，也因此与黄月亭建立起了友情，随后邀他入宫任职。至于任何种职务因无文献记载，目前尚不得而知。有这么一条记录，1911年3月19日，已被迫退位的纯宗皇帝命原皇室宫内府所属的工程所解雇教师黄月亭并给予1000元的手当金。这里教师的含义并不是在学校传道授业之师，而是类似工程师的含义，手当是津贴的意思。由这条史料可以确认，黄月亭曾被旧韩国宫内府所属工程所聘为工程师，直到日本吞并韩国之后，黄月亭才被解雇，并得到了1000元的津贴。

1907年因海牙密使事件，在日本人的压力下，高宗皇帝被迫退位，移居庆云宫（后改名为德寿宫），并处于日本人的监视之中。1910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吞并了韩国，皇室的权威便不复存在，黄月亭也被宫内府辞退回到韩国乡野。

由于相识相知的高宗还健在，黄月亭得以继续留在韩国，除了经营自己的本行营造业外，还置产出租，开设公共浴场，引介浦东的同乡去汉城工作，资助汉城的华侨，参与南帮商会的工作。1919年1月22日，高宗皇帝去世，他便整理行装，带着在韩国出生的五个儿子汉生、汉津（在汉城去世）、汉涛、汉泉、汉琪和女儿凤珠离开汉城归国，定居在浦东的徐家桥。临行前，他还把高宗皇帝赏赐的房产捐献给了华商南帮会馆，其他房产则租给他人。

1919年，黄月亭回到了离别47年的故乡浦东。黄月亭归国之后，由于年老体弱，便再也没有回到他一生难以忘怀的第二故乡汉城。

笔走至此，我不知坐落在浦东高东镇盐仓村徐家桥20号的黄月亭故居，现在是怎样的境况，如果将它留下来，又是浦东历史的串连。

浦东的历史，就这样地行走着。

眼中的梧桐树

人们在生活中往往忽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对于周边的事物，或是缺少兴趣，或是缺少发现，或是缺少感悟它们那美好的、动人的地方。我从乡下来到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大都市近二十年了，每天为生活，为工作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对于街道两旁作为普通行道树的梧桐树，就没有好好的留意过、思考过、感悟过。据说这种树是法国梧桐树，而非中国梧桐树。忽一日，我发现、我思考、我感悟到这种普通的梧桐树不普通。它在我眼中忽地高大、挺拔、可敬起来。它根据人们对四季变化的需要，顺时生长，无私奉献。

春天。万物从冬眠状态中开始复苏。日照慢慢地变长了，气温也逐渐回暖了。人们从寒冬生活中走出来，冬衣不再捂紧了，可松扣子了，慢慢地又开始减少了，穿单薄了。人们也慢慢地开始躲避太阳的光芒了，喜欢树下的绿荫了。此时，你会发现梧桐树也好像知道了人们的需求似的，从睡梦中醒过来了，先缓了缓神，光秃秃的树干迎着春天的阳光懒洋洋地伸起了腰，树干、树枝开始湿润起来，树皮也变得滋润起来，如不慎划破，皮下可见水分了。慢慢的可在枝头看见嫩芽芽了，嫩芽慢慢伸展开了。此时，又

会发现新芽新枝似乎是在同步生长。新枝或盘旋伸展，或昂然向上，或斜指天空，并慢慢伸长变粗；树叶或向上，或下垂，或侧面，并徐徐展开变大。随之，树高冠大，一般高达十多米，冠大达五六米，与对面的同伴树携手，树荫覆盖马路，为人们提供稀疏的绿荫。

夏天。天气渐渐暖和及灼热起来，太阳光开始刺眼灼人了。人们开始怕热，躲避甚至害怕阳光了，每每出行，总会选择、趋向梧桐树的绿荫行走。此时的梧桐树，一方面得之充沛的阳光雨露，一方面也像是得了灵性似的，伸枝展叶，蓬勃生长，枝枝丫丫噌噌地伸长伸展开来，片片树叶也是尽量舒展开去，其形状由小手掌到大手掌再如小蒲扇，且是密密实实，如抬头仰望，几乎看不见天空。浓荫蔽日，遮挡灼热阳光的直射。人们可充分享受梧桐树绿荫下的凉意，在外忙碌的，可在树荫下歇歇脚、喘喘气；退休在家的，相约几人，可在树荫下纳纳凉、聊聊天，好不惬意。

秋天。不知不觉中，秋天来了。人们感觉到天凉起来了，穿换季衣服了，由短袖到长袖，由一件衣到再加衣。人们又开始喜欢秋日的阳光了。梧桐树也迎合着人们的心理，树叶开始瘦身了，干

背影

□许士杰

“晨曦初露的黎明，大街上就有你孤独的身影，夜幕降临的黄昏，小巷里你依然忙碌不停。微薄的收入，心酸的生存，改变不了你坚强的心灵。马路天使的背影是城市最美的风景！”这是某地专门为扫街人谱写的一首歌。

平心而论，把城市的扫街人尊以“马路天使”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扫街人是这个城市最平凡、最普通的一群人，也是最不可或缺、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一件橙马甲，点缀了大街小巷；一把大扫帚，舞出了无怨人生；一辆垃圾车，推走了满街尘土。无论是早春倒春寒还是春风吹破瓦，他们在晨光中扫街如故；无论是盛夏风雨多还是雷鸣又闪电，他们在风雨中扫街如故；无论是深秋凉意生还是秋风扫落叶，他们在阴霾中扫街如故；无论是严冬霜雪重还是飞雪漫天飘，他们在冰雪中扫街如故。他们不怨不悔，默默奉献，用扫把这杆大笔，把“清洁、文明”刻在了每一条大街小巷。

每天晨跑时，我都与一位扫街大姐不期而遇，她佝偻着腰，粗糙的双手拿着那把看似轻巧却又沉重的扫帚，“唰唰”的扫地声像一支优美动听的圆舞曲，唤醒了寂静的清晨和熟睡的城市。远远望去，她瘦小的身躯虽然在扫垃圾，但伸开

的手臂有节奏的一伸一曲，绝不逊色于那些走T台秀的时装模特。虽然我还叫不上她的名字，虽然我和她只是晨跑时匆匆一遇，但她的身影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她忙碌的背影里蕴含着默默奉献的精神，平凡的身躯里藏着一颗炽热的心！

很多像扫街大姐一样的扫街人，普通而又平凡，不引人注目，不被人看重。然而，正是这些普通的、平凡的扫街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他们的一身脏，换来了清新优美的环境。他们是城市生活这部宏伟交响曲乐谱上最普通的、最平凡的音符，尽管这些音符不引人注目、不被人看重，但他们却在自己特定的位置上发出了不普通、不平凡却又悦耳的音响，这音响合成了城市生活的和谐主旋律，奏出了高亢激越的时代最强音。

每每看着扫街大姐远去的背影，总觉得她很高大，而相比之下，感觉自己很渺小……“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如果没有了像扫街大姐一样的扫街人，这个世界真不知会怎样。

这篇短文，算不上是为扫街人“立传”，只是给扫街人“剪影”而已。

晒秋

□刘向东

老家的晒秋是一年中最丰足最美丽的。无论是依山的人家，还是村头的晒场或河边的坝上，甚至是层层叠叠或阡陌纵横的坡地沟沿，一夜之间仿佛被画家涂上了斑斓的油彩。而每种油彩又好像隐隐约约地散发着莫名的香味，让你又不知不觉地被沉香般的馨香所迷醉。

玉谷穗子是这些日子的主角。从地里掰下的玉谷还来不及脱粒，只好先剥去淡绿色的玉衣就近堆在了田头空地。远远望去像是一个个缩小了的金字塔。而田头一侧河边的坝上也铺满了玉谷，犹如蜿蜒流淌的金子，从西到东一直流到坝的拐弯处……

坝的一边是连着山脚的坡地。庄稼都收了，高高堆着的玉谷秆子、零零散散的豆萁垛子静静地伴着几棵挺拔高耸的洋树和稀稀疏疏随风摇曳的红高粱。这样的景致让我不禁想起了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干草堆》，只不过比莫奈的笔下还多了些北方的山野之彩和粗犷之势。坝的另一边就是村了。人家的房檐下一长溜地挂着金灿灿的玉谷穗子。夹杂其间的还有一串串大红炮仗似的辣椒。就连檐下那斑斑驳驳的墙根也挤挤挨挨地靠着或堆着金黄浑圆的南瓜或粉嘟嘟的红薯。院中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簸箕或簸箩，随意撒开的都是丰收的果实。细长的豆角蹦出来的是赤豆，也有绿豆，膨胀的豆荚跳出的是黄豆，也有豌豆；还有茎

蔓缠绕的篱笆上耷拉着焯了水的长豇豆。墙头上当然是娃们够不着的一箩筐红红的枣子；白白的芝麻；胖胖的花生和圆圆的核桃……再往高处的房檐上还有飘浮着淡淡草药香味的各种药材。那却是大山的恩赐，等晒去了水分，卖给药铺就是不菲的收入。这个时节，除了老槐树上还剩下几片金色的叶子。院子里的柿子树、核桃树、樱桃树、枣树和杏树却剩下了光秃秃的枝条。旋去皮的柿子如同一串串项链挂在树杈上，让空气里也飘逸着甜滋滋的味儿。若是往常，树上总有鸟儿，但这时的鸟们对已失去水分的柿子却不屑一顾，它们感兴趣的自然是田间地头或晒场垛上那些香脆新鲜的种籽。这些柿子再晒上几天，放入罐内封存至腊月就能吃上粉白甜糯的柿饼了，而且一直能吃到来年的柿子树开花的日子。

晒秋是冬藏的前奏，也是储蓄阳光的过程。晒了秋的果实蒸发了水分，凝聚了精华。玉谷更香了，枣子更甜了，柿子更糯了，豆子更脆了，棉花更暖了……晒了秋的果实蓄足了阳光，也就积蓄了热能，使得果实不仅不会变质糜烂，而且更富有了繁衍生命的本能。由此看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也都应当经常晒晒太阳。只有让自己的心里永远充满明朗的阳光，让自己的行为永远接受阳光的照射，才能有效防止灵魂的变质而永葆旺盛的生命！

海边的沉默

□高明昌

几十年前，我订了一份《诗歌报》，是安徽出的，每期必读。什么也没有记住，却记住了这样两句诗，叫做：在大海面前，让我们所有人表示沉默。

为什么要沉默？这个疑问我问了自己几十年，几十年未得答案，所以也问了旁人几十年，也未得结果，所以内心很痛苦，所以只好继续“问”着自己也问着别人。

我“问”自己的便利条件是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真正的“生于斯长于斯”。

多少年来，我有空无空，喜欢呆在海边，而且喜欢独呆。

我以为在海边凝视，无言的凝视是一种腔调。海水终于发亮，这是海浪晃动，海水流动的结果。那些状如星星般的银色的水光，平铺在万顷的海水上面，闪烁着万丈光芒，犹如平地上盛开的鲜花，鲜花连着鲜花，一直连接着远方的天际，照射到了水的尽头，我的脚下，平和的吻着滩涂，吻着黄泥，一点也不耀眼，不刺眼。悦目的颜色来自海的静寂，而寂静本身就是海的力量。

我也以为在海边谛听，无言的谛听是一种思考。海水终于发声，是涨潮的声音，也是潮水滚动的声音，没有千军万马的气势，却是一浪追赶一浪的跑步，也是一浪盖过一浪的追逐，有规律，有节奏，快的接踵而至，慢的歇息停顿，到了脚下，都溅起了水花，最后成了一摊的黄水，幽幽的溶于水里，没有战鼓咚咚的架势，也没有虎啸狮吼的动魄，都在平静中进行，都在优雅中完成。

独呆海边看大海，大海也在看我。我感觉，确实还是“沉默”为妥当。

啊，城市街道的梧桐树，你善解人意的付出奉献，令人起敬！